

别扭过脸去



韩石山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《当代作家》丛书



别扭过脸去

韩石山 著

鄂新登字05号

别扭过脸去

韩石山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黄冈日报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8.625印张 2插页 195 000字

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ISBN 7-5354-1200-9

I·925 定价：5.50元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陈辉平

封面设计 王祥林

目 录

第一章	长长的夜	1
第二章	试 探	19
第三章	罗店会上	34
第四章	工作队来了	45
第五章	看 望	55
第六章	野地里	70
第七章	孩 子	86
第八章	败 露	111
第九章	不能害了他	128
第十章	男人的本事	142
第十一章	疯狂的秋天	163
第十二章	抛 洒	182
第十三章	男人！男人！	205
第十四章	赵子龙回来了	223
第十五章	招 魂	237
第十六章	别扭过脸去	255
后 记		269

第一章 长长的夜

—

窗扇儿关着，缝隙间渗进几缕月光，冷清得如同寒光闪闪的刀刃。炕炉子里的火，临睡前已焖好了，这会儿又着起来。火苗儿蔫蔫的，隔一阵便忽突一下冒上来，在圆圆的窑顶上映出摇曳的红光。

明天就要“住十”了，可此刻，我还是个姑娘。

住十，就是新媳妇回娘家。不是回娘家住十天，是在婆家待了十天后回去。也不是整整十天，常是五当十，八当十。真要待上十天才回，别人会笑话的，说丢不下男人。我这次是五当十——腊月二十三是小年，新媳妇得回娘家。

出嫁是姑娘，回娘家还是姑娘，我算个啥人？

不是没试过，是他太不行。

头一天晚上，闹洞房的人走后，我铺好被子对成喜说睡吧，他痴痴地站在炕前，不说睡也不说不睡。我没脱衣服，囫圇身子钻进被窝，一面做好准备，留心着成喜的一举一动。心想，他准会饿狼似地扑过来，撕扯开我的衣服。听人说，事情

总是这样开始的。不知是该庆幸还是该懊恼，没有，他没有那样做。坐在炕沿上，默默地抽着烟。噗嗒，噗嗒，接连两声，鞋落在地上。窸窸窣窣一阵响，脱去上衣，又脱去裤子。莫不会钻进我的被窝？要是那样，是该不吭声还是推挡一下？得推挡一下，要不太下贱了。将被头紧了紧，我的心怦怦地跳。

没有。啥也没有。掀开旁边的被窝，他溜了进去，带起一阵凉风。放平身子前，咕哝了一句：“脱了睡吧。”

我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。昨天晚上，在我家里，伴娘小兰跟我睡在一起，教我怎样应付这新婚头一夜，我怯怯地问：

“要自己脱光吗？”

“还轮得上你动手！”小兰笑嘻嘻地说，“男人那会儿急得呼呼的，不等你回过神来，早把你撕扯光了。我们那口子，嘻嘻，没把我吓死，慌得我跳下炕躲在墙角，跟拽个死猪娃子似的把我拖出来，捺在炕沿上剥光了。别怕，就那么回事。对啦，得预备块白布。”

“做啥？”

“你想嘛。”

此刻，那块二尺见方的白布就在褥子底下掖着，可我拿不定主意该不该脱衣服。未必都是小兰说的那样，成喜这么老实的人，做不出那号荒唐事，还是自个脱了吧。坐起来，吹灭炕头的煤油灯，袜子，裤子，棉袄，毛衣，一件一件慢慢地脱。总寻思着成喜会冷不防扑过来，没有，还没有，活死人！将衬衣狠狠地一甩，再不能脱了，一撩被子钻了进去。那么矮的个头，那么乌黑精瘦的脸，猴样的一个人，拿你的啥派头！

这下该着了吧。他会伸过一条腿，还是猛地揭开被子？得防备着。成喜没睡着，肯定没睡着，每动一下，我的心都提得老高。男人可没那么老实的。他翻了个身，来了，吓得我赶紧

蜷起身子，憋住气不敢出。

一场空。这人！趁翻身的空儿，我鼓起勇气，隔着被子，撅起屁股狠狠地撞了他一下。啥反应也没有，过了一会儿，才轻轻地往窗台那边挪挪身子。以为我嫌地方不宽展？

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一阵委屈涌上心头，鼻子酸酸的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蒙住被子嘤嘤地哭。

“怎么啦？”又推推我的肩膀。

“少管我！”耸了下肩膀，哭得更其伤心。

“睡吧。”成喜说。

死人，就会说这么句话。鸡叫头遍，成喜睡着了，发出均匀的鼾声。我也有些迷糊，心想：怨不得成喜，折腾了一天，他大概是太累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舅舅来“小叫”——我和成喜去他家吃顿饭，让新女婿认认门儿。不远，就在王畔庄。姣子见了，喜得说：“你看惠兰，一成了媳妇，气色都比先前好了。”我没言语，心里说：由你胡诌，还不跟先前一模一样。

这天晚上，成喜过来了，总算搭起那么个架子。轻飘飘的，猴似的那么耸动了几下，啥事还没觉得，腿根上已湿了一小片。正要伸手扯那块白布，成喜已翻下来溜进他的被窝，那湿处早让被子蹭光了。就是个这？

第三夜第四夜都没戏。

现在是第五夜。就这么带着姑娘身子回娘家，我不甘心！侧过身，成喜的后脑勺就在眼前。呼吸不怎么均匀，一下紧一下松，肯定没睡着。我稍动一下，他就往那边挪一挪，猫儿似地蜷缩着，连身子都不敢转过来。可怜的人儿，一次失败后，便失去了继续努力的信心。

他对我不能说不体贴。每天晚上总是叫我睡在里边，离炉

台近，暖和。早上醒来，他的棉衣常是搭在我的被子上。叠被子，扫地，给我倒洗脸水。可我最需要的不是这些。

我鼓起勇气，掀开他的被子。他哆嗦了一下，蜷缩得更紧了。细细的胳膊，瘦瘦的胸脯，汗津津凉冰冰没一点热乎劲儿。扳过他的肩头，正要将自己热烘烘的脸颊凑过去，成喜忽地曲起胳膊，双手护住脸，肘子抵住我的胸膛，嗤溜嗤溜地哭了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我，我，我不行……”

啊，我只觉得脑袋轰地一下胀大了许多，心里空落落的。这么说，村里女人们常说的那号男人真的叫我摊上了？不会吧。可他把话说到这儿，还能是什么呢。

一晚上再没阖眼。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！

第二天，成喜把我送到李家坡就回去了，说好腊月二十二再来接我。在娘家那几天，我整日愁眉不展，妈避过人问我是怎么啦，我嚅嚅囁囁，不好意思说。

“我，我，我结了婚跟没结婚一样！”我终于忍不住说了实话，随即呜呜地哭起来。

“是这样呀！”妈也有些吃惊。

“我要跟他离婚。”

“憨娃，哪有刚结婚就离婚的。是有啥病吧？我去跟你婆婆说一下，叫她给成喜看看病。”

婆婆对这事很在心。开春后，就让成喜舅舅领上成喜去看病，先去罗店镇医院，又去了县医院，都不见好。后来还是半坡村的老中医顾先生给开了个方子，连着吃了十几付中药，才稍有起色。

我总算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，虽说那样勉强，那样没味。

怨谁呢？只怨自己当初太糊涂，没主意。

二

我是十七岁上跟成喜定亲的。定亲以前，只知道他比我大两岁，刘家堰人，家里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妈。再就是我爸和我妈都同意这门亲事。也不能说全是包办，因为我跟成喜见过面，谈过话。

媒人，就是隔壁的三婶。她娘家是我们村的，领着成喜来了，在那边窑里跟爸和妈坐着。我害羞，躲在这边窑里不敢过去，也不敢远走。没多一会儿，妈过来对我说：

“就要谈话啦。你的东西呢？”

“在哩。”我按按袄上的口袋。

谈话，跟拜天地一样，只是个节目。怎么谈，妈事先已教过：“说不说话都行，你要情愿，人家给啥就接住，再把你的给了人家。”

“要是不情愿呢？”我大着胆子问。

“咋能不情愿呢，都说好了的。”

“那还谈个啥味气？”

“就是这么个意思，谁叫你真的谈啦？乖乖的，出了啥岔子小心我剥你的皮！”

妈走了。我惴惴不安地等着，满肚子的委屈。你们都捏凑好了，叫我谈话还不是做个样子？又想，即便不能真的谈话，也得好好看看他是个啥模样。太差劲了可不行。

“你俩谈吧。”三婶领着成喜进来，扔下这句话也扔下成喜，又退出去。只瞥了一眼，我的心就凉了半截。那么黑，那么瘦，个头只是我这么高吧。

成喜也很拘谨，嘴动了一下，没说出话。莫非是个哑巴？我鼓起勇气问道：

“刘家塬村子大么？”

“不大，也不小。”

还好，不是哑巴。再没兴致问啥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成喜掏出个啥递过来，是叠在一起的一张五元钱。真不想接。一想到妈的凶相，还是接了。

“你的？”他的手还停在空里。

我只得掏出我的递过去，是一块小手帕。

三婶和成喜走后，妈问我咋样，我低声说：“他黑。”

妈说：“要那么白做啥！”

“又瘦。”

“要那么胖做啥！”

“个子那么矮。”

“少说废话，要是不情愿，接人家的东西做啥！”不等妈开口，爸就训了我一句。他们逼着我做的事情，反倒成了他们的借口。

“那是个好人家。”妈又劝我，“一个院子，三孔砖窑，又没有兄弟姊妹。他妈是个半病子，活不了几年，往后还不是你当家？人家给了咱两份礼呢。”

就是不说人长得咋样。

一份礼二百四十元，两份礼四百八十元，等于我一个十八岁的姑娘。这是道应用题，我能算得出来。

定亲那天，我跟妈，还有几个亲戚去刘家塬吃了顿饭，带回一大包衣服。果然是一个院子，三孔砖窑，还有一个病病歪歪的老婆婆。刘家塬村子确实是不小也不大。他们说的都是实话，也都很高兴，独独苦了我。但又退一步想，丑就丑点，两

口子都在农村也不错，一起下地，一起回来，晚上也不孤单。孩子，可都得像我。成喜长得太难看。

现在才知道，这都是空想，可怜的空想。那时候我真愁。

三

婆婆待我还好。知道自己的儿子有缺欠，在我面前总觉得理亏似的，分外的殷勤。我下地回来，老人家马上端来洗脸水，递过毛巾，弄得我怪难为情的。

山里粗粮多，她就变着花样给我做可口的饭食，有啥好吃的也总给我留着。平日说话，也要先看看我的脸色，歉卑地笑着，专挑好听的，往我心上说。

我过门的那年，她还不足五十岁，有病，天一凉就咳嗽气喘，直到第二年天气暖和后才转好。快三十岁上生下成喜，成喜十岁上她就守了寡。家底殷实，生活上倒没受多大折磨。

她的模样也还不难看，个子不矮，脸上白白净净的，想来年轻时也是个漂亮媳妇。可成喜咋就那么一副眉眼，又黑又瘦的呢？我疑心成喜不是亲生的，后来才知道，我那未见过面的公公比成喜还要丑点。

婆婆对我这样殷勤体贴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早日抱上孙子，使刘家不绝后。这也是她守寡半辈子的唯一心愿。我过门不久，她就在我跟前念叨：

“咱家啥也不少，就是少个娃娃。”

那天，我下地做活，在山坡的林子里摘了几个青杏带回来，叫她见了。她没说啥，第二天托人从罗店镇上给我买回半篮子又黄又大的杏儿，还有一瓶橘子罐头。弄得我好长一段时间见了酸东西，只要有她在跟前，总得掂量一下该吃不该吃。

有的话，她不好意思问我，就托隔壁三婶来跟我说。三婶那嘴也够巧的，别人说不出口的话，她却能说得那么含蓄，那么得体。当时我跟成喜还住在东边的偏窑里，三婶来了，坐在炕沿上，几句闲话过后，拉起我的手，笑眯眯地问：

“你俩晚上不啊？”

“不不啊。”我红着脸说。

“不不咋不呢？”

“不不就不嘛。”

“再不啊……”

“又不是我不嘛。”

颠来倒去几个不字，意思说得明明白白，又不叫人难堪。末后三婶感叹地说：

“总得有种籽才能发芽。”

可婆婆不管这些，只想抱孙子。

她想孙子都快想神经了。见了谁家的娃娃，总要稀罕地摸一摸，逗一逗。不过也有区别，只爱见男的，不待见女的。孩子若叫上一声奶奶，她满脸的皱纹就乐成一朵花，有啥好吃的也舍得给。后来又大变，见了小娃娃就生气。孩子给她叫奶奶，连理也不理，更别说给好吃的了。有时还会冷冷地训一句：“谁是你奶奶！”有人带上孩子来家里，走后她常要生气，说人家是故意来显眼，馋她。怕惹她伤心，逢年过节亲戚来，都不敢领孩子。

离我们村二十里的老爷顶山上，有座庙，破败得不成样子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，山下的农民上去造反，仅有的几尊神像也被打得缺胳膊断腿。我出嫁前那几年，每年秋天都要跟伙伴们上山采蘑菇，摘木耳，曾进去看过。院子里烂砖破瓦，长满荆梢。就是那么个地方，神气早就没有了，婆婆还蒸上馍馍，带上香，偷偷去求了次神。回来叹息说：

“刘家的香火要是断了，这院子怕还不成了那个样子。”

有一个时期，我闹着要跟成喜离婚，回到娘家一住就是月儿四十天，成喜牵上毛驴三次两次的接不回来。回来又整日不给个笑模样，摔笤帚踢簸箕，见了啥都不顺心。害得成喜母子一天到晚提心吊胆，变着法儿的讨我喜欢。

一天晚上，成喜有事出去了。婆婆来到我住的窑里，攥住我的手，嘴唇颤颤抖抖了好半天说不出话。

“妈，想说啥你就说吧。”对老人不能太过分了。

“惠兰！”

还没弄清是咋回事，她老人家已噗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仰起脸瞅着我。泪水从松弛的眼眶里溢出来，渗进脸上那横一条竖一条的皱纹里。我要扶她起来，她竟跟个孩子似地屁股直往后坠。

“妈，你这是咋啦，快起来呀。”

“呜呜……”婆婆边哭边说，“好惠兰哩，你可不能跟成喜离婚呀。”

我不说别的，只是要扶她起来。她抱住我的腿哭诉着：

“好娃哩，妈晓得你心里难受，成喜没能耐，配不上你。可你一走，这一家人就完了。你不看成喜，就看我这老脸上留下吧。我也没几年活头了，等我闭了眼，你想咋着就咋着。行吗？”

“妈，你起来说嘛。”

“你不应承，我就跪到天亮。”

能再说啥呢，我只好哭着答应了。当下很感动，过后一想又觉得可笑：你那么个活死人儿子，能把我这么个大活人留住吗？

四

晚上没事，跟成喜母子俩又没啥可说的，天一黑，我就睡

下了，也不管成喜回来不回来。常是我快睡着了，成喜才蹑手蹑脚地爬上炕，缩在炕角躺下。怕我闷下病，婆婆常劝我出去串串门。我没那心情。

这天晚上，我又早早睡下了。一觉醒来，听见隔壁窑里，婆婆还在和成喜说啥。成喜像是生了气，连声说：“不行！不行！”

“好我的小先人哩……”婆婆似乎在哀求着。

成喜过来，我问刚才跟妈谈啥，他警觉地问：“你听见啦？”

“谁还偷听你们。”我有些不高兴。

“没啥，妈要叫流窜人把猪圈重垒一下。”

“是该垒一下，前天又叫猪拱塌了个豁子。”话是这样说，实际我才不信是这么个事。垒个猪圈，能急得妈叫小先人吗？

还真的是要垒猪圈。第二天一早流窜人就来了。是个小伙子，瘦长脸，眼睛不大，黑黑亮亮的挺有神，个子又高又壮实。我认得。前一向给队上扣坯的里头就有他，上工下工路过砖场看见过。跟《三国》里的那位五虎上将同名同姓，叫赵子龙。听说机灵得很，抓流窜的来过几次都没逮住。

那几年常有山东、河南的人跑到山西谋生，平川待不住，大都钻进山里，下煤窑，扣坯，盖窑。当地人叫他们“流窜人”，简称“流窜”。嫌给大好形势抹黑吧，公社和大队常派民兵来抓流窜。

秋天雨水多，没人扣坯，队上的砖出了窑，那一拨流窜人都走了。就留下赵子龙独个在村里做零活，一天一块钱，管饭。有住的地方就住，没地方就住在饲养室里，跟老袁挤在一盘小炕上。都说这人干活实受。

我家的猪圈，原是用烂砖头块垒的，东倒西歪，我过门不到一年就塌过两回。村里劳力强的人家，都是用石头垒的。村子跟前没石头，得到西沟的河滩里去挑。这样就不是一天两天能垒成的了，妈将西边的偏窑拾掇了拾掇，叫赵子龙搬过来住。

赵子龙真够实受的。两个荆条筐子，装着那么重的石头，扁担都压弯了，吭哧吭哧不歇气，挑了一趟又一趟。要是成喜有那么大的力气该有多好。

做饭有婆婆，做活有成喜帮着，我插不上手，每天照常下地。

连着干了三天，才把石头挑够。要垒猪圈了，成喜说身上不舒服，要去县上看病。我不让去，他非去不可。妈也帮着说话，只得答应。

这样我就得给赵子龙当帮手。好在子龙很勤快，我也就没有啥可干的。赶到半后晌，婆婆从外面回来，神色慌张地对我说：

“哎呀，刚才马家寨过来个人捎来话，说你姨病了。我就这么个姐姐，得去看看。家里你就招呼着吧。”

我有点作难。一个年轻流窜人住在家里，白天还好说，晚上呢？

“叫三婶过来给我作伴吧。”

“快不用，你晚上关住门睡你的觉，怕啥的。”又对赵子龙说，“我走了你就睡在中间窑里，给我看住家，小心贼偷了东西。”说罢换了件衣服便走了。刘家塬离马家寨十几里呢。

经营赵子龙吃过晚饭，早早就关住门躺下了。隔一道墙，那边窑里住着一个年轻男人，心里总不踏实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迷迷糊糊地，我睡着了。

隔着被子，是谁推了推我的腿，吓得我惊叫一声赶紧蒙住脑袋。身上起了层鸡皮疙瘩，筛糠似地抖个不住。

“醒醒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俺。”

听声儿是赵子龙，不像先前那样害怕了。露出眼睛，黑魑魑的窑里，炕沿前站着个高大的人影。又瞅瞅门，门是关着的。

“你咋进来的？”

“那边。”胳膊朝窑壁中间指了指。

我住的东偏窑和婆婆住的中窑之间，有个小门，门闩在那边，自我结婚后一直关着，还放着一个不小的瓮。没有公公，也就从不介意。

“你要做啥？”

“一句话说不清。俺先过那边去，你穿上衣服，点着灯，俺再过来跟你说。”

这个时候，他真要动手，是抵抗不住的。他究竟要干啥？满腹的疑惑，我只好穿上衣服。

灯刚点着，赵子龙过来了。怕他不规矩，我紧靠墙角坐着。

“甬害怕。”他在炕沿上坐下，“咱不是坏人。”

谁晓得呢？我恐惧而又愤怒地盯住他。

“是这么回事。”他低着头小声说，“昨天晚上，大娘到俺那边窑里，说成喜有病，她又想要个孙子，要不刘家就绝了后。起先俺不同意，架不住老人家哀求。她说她都安排好了，今天晚上她和成喜都不在，要俺住在中间窑里，半夜过来。那个瓮也是她挪开的。”